



列傳第五十六百廿六宋書九十六

臣沈約二千餘新撰

馬古靈鮮卑吐谷渾去對喜拜曰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奔洛韓有二子  
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虜若洛虜別為慕容氏  
渾庶長虜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虜  
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虜怒遣信謂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鬪爭相傷  
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

鬪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鬼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言先公有二子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令以馬致別殆天所啟諸君試擁馬令還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欬然悲鳴突走聲若積山

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並應昌盛鬼當傳子及曾孫元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元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鬼追思渾作阿于之歌鮮卑呼兄為阿于鬼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輦後大曲渾既上隴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縣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昴城龍涸自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

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為  
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性刻暴為昂城  
羗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  
絕拔渥曰吾氣絕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  
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為控御葉延小意乃  
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  
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得立吾無恨矣  
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

葉延少而勇果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  
日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  
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  
此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知無益然葉延  
固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  
食葉延亦不食頗視書傳自謂曾祖奔洛韓始  
封昌黎公曰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  
氏王父字命姓為吐谷渾氏嗣立二十三年年  
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碎奚性純謹三

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  
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  
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  
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  
遊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二有子二人  
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年四十  
二子樹洛干等並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  
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  
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

亂蜀阿豺遣其從子西疆公吐谷渾敕來泥拓  
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獻  
方物詔曰吐谷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  
有寵任今酬其來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  
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  
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慕瓚立六年表  
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忝兄阿豺慕義天朝  
款情素著去年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  
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忝兄見背臣以懦

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  
懼停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旨伏願詳處更  
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慕瓚兄弟慕義至誠  
可嘉宜授策爵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  
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先是晉末金城東北  
街縣胡人乞伏乾歸擁部衆據洮河罕开自號  
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磬立遣使詣晉朝歸順以  
為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公如故  
高祖即位進號安西大將軍熾磬死子茂蔓立

慕瓚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  
瓚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為索虜拓跋  
燾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欲向涼州  
慕瓚拒擊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瓚以定  
與之九年慕瓚遣司馬趙叙奉貢獻并言二萬  
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  
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慕延為平東將軍  
慕瓚兄樹洛干子拾寅為平北將軍阿豺子熾

代鎮軍將軍詔慕瓚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  
竝悉致慕瓚遣送朱昕之等丑十五戶一百五  
十四人慕瓚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  
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  
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  
史隴西王十六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  
拾寅為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暉為撫軍將  
軍慕延嫡子瑒為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  
追贈阿豺本號安西秦沙三州諸軍事沙州刺

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招跋燾遣軍擊慕  
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  
慮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  
欲率部曲入龍涸越雋門并求牽車獻烏丸帽  
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祖賜以牽車若  
虜至不自立聽入越雋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  
寅自立二十九年以拾寅為使持節督西秦河  
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  
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

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儀獻善舞馬四角  
羊皂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  
宗泰始三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五年拾寅奉表  
獻方物以弟拾皮為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  
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  
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為號  
屈真川在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  
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  
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

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疆寒表毛衣肉食  
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俗徒以商譯往  
來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  
禮文弗被大不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脩  
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辮髮稱質非尚簪  
冕言語不通寧敷衮職雖復苞能歲臻事惟賈  
道金罽氈眊非用斯急送迎煩擾獲不如亾若  
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



前策聖人謂之荒服此言蓋有以也

直金... 言... 古... 野... 來... 相... 史... 大...

列傳第五十七

宋書九十七

臣沈 新撰

南夷

西南夷

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

中洲北相去或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

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

實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

使貢獻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

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眾欲討之聞有  
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  
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  
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  
攻區粟城不剋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  
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  
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  
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  
其違傲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

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  
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為前鋒慤仍領景憲軍  
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  
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  
歸順其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  
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矯弘民隨傳詔  
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  
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  
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

戎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  
攻城五月尅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  
勝計乘勝追討即尅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  
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  
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  
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攻討万里  
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已奉公以身率下  
故能立勲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  
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

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勤捷顯著摠勒前驅尅殄  
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  
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  
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真太守傳蔚祖戰死  
並贈給事中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  
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  
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  
香布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初檀  
和之被徵至豫章值豫章民胡誕世等及因討

平之并論林邑功封雲杜縣子食邑四百戶和之  
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元嘉二十七年自  
太子左衛率為世祖鎮軍司馬輔國將軍彭城  
太守元凶弒立以為西中郎將雅州刺史世祖  
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  
即位以為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  
州刺史不行復為右衛加散騎常侍三年出為  
南兗州刺史坐酣飲贖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  
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廣州諸

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為侵暴歷世患苦  
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  
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為高興  
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  
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  
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六二十五年國王持黎  
跋摩遣使奉獻

西南夷訶羅陀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

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  
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  
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  
導從無數以為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先飾市廛  
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  
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  
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成資莫能銷穢  
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  
無淪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

忍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  
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群臣貞潔  
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  
訶羅陀國主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  
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  
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  
紐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賤誰能知  
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  
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

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  
時人衆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  
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市易往反不為  
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  
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令遣  
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勅廣州  
時遣船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  
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習身習自自然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

鑲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  
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  
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  
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  
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  
宇如切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  
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  
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  
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

衆生成得受用於諸國七殊勝第一是名震日  
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膺  
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  
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為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  
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  
訊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  
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群生相好具足天龍神  
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  
日初闕間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

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  
恭敬以正奉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  
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  
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箸種種衣猶如天服  
於一切國為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  
群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  
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  
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  
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

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箸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令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毗約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

今奉薄獻願垂納受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嬰皇嬰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竝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爾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慎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嬰和沙彌獻方物嬰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嬰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為嬰皇國王曰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



不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祇順禮度式保  
厥終可不慎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  
年又遣長史竺那嬰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嬰智  
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  
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  
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嬰智竝為龍驤  
將軍  
嬰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  
遣使獻方物大祖策命之為婆達國王曰惟爾

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  
加茲顯策式甄義順尔其祇順憲典永終休福  
可不慎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陀阿  
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  
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  
利流布起无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  
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

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  
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閭  
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  
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  
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  
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陀  
婆副使葛抵奉宜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  
下陀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  
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謹  
白太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  
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  
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  
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  
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正不嚴而  
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  
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  
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

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  
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  
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  
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  
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  
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群生無所遺惜帝  
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群寮百  
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

不歸化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  
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為殊勝臣  
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  
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嘗斷絕國  
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  
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  
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  
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群臣史民  
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

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  
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  
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  
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洽國  
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  
還願賜一使其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  
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環摩  
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  
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為

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隣那羅  
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  
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金銀寶  
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  
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  
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歸心經話  
充積訓義深遠別為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  
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  
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擊心退兇以招勸

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  
競為重舊宇頽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  
媵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  
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為  
之防流道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  
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十石  
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  
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  
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

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閻謀反上因  
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  
而專成通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  
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  
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誠行精苦並使還俗  
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  
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  
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

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  
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為  
教過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恒  
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  
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  
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  
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  
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

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賚寶百神聳  
職而畿輦之內舍弗日之氓陛席之閒延抗禮  
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  
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  
本俗則朝掖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  
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  
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  
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  
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

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  
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  
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宮隨宜修復宋世名  
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為廣武令生出家  
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  
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  
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  
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  
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

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  
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者教罔遺  
筌聰叡廸哲何負於殊論或有黑學道士陋之  
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  
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以  
不逮云介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  
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  
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  
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

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豪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茂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為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

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偽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垂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捐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惛蔭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壻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



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  
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  
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  
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  
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  
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  
外漠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闕無窮之業拔重  
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  
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

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  
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  
復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  
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  
驗靈變因纖介之異勤誠者不覩善救之願篤  
學者弗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是期頤  
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覲不朽之質苟於事不  
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  
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救身孰與

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祇肅之意施  
一以激百倍弗乘無恡之情羨泥洹之樂生耽  
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  
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  
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  
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  
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  
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  
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

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  
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  
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  
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  
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麓易妙俯仰之間非  
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絲之  
目土水夸好壯之心興靡廢之道單九服之財  
樹無用之事割群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  
之權務勸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

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  
是以周孔敦俗弗闕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  
性分而已黑白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  
聖跡之敝豈有內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偽水  
視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溺水  
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  
偽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  
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為高耳至若淫妄之  
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固不足論黑白釋氏之

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為其然  
為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尚施周人息心  
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  
以尚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為累耳黑曰子之  
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  
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  
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  
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  
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

說行於大解而息於貪偽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充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大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頓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

馬以璉為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  
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  
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  
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  
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  
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  
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  
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  
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

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  
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越  
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  
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  
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  
意焉先是解卑慕容寶治中山為索虜所破東  
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為其下馮跋所殺跋自  
立為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  
國跋死子弘自立屢為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

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年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

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弩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滎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今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恭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

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无嘉二年太祖詔之曰皇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効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既彰厥懷赤款浮桴驅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蒞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閻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

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脩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竝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並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為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

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暉竝爲征虜將軍以行輔  
國將軍餘都餘又竝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  
軍沐衿餘爵竝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  
流麋貴竝爲寧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  
婁竝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  
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  
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

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  
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  
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  
將軍號詔竝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  
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  
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  
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  
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



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  
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  
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  
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  
自昔祖禰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  
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  
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  
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  
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

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追  
路或通或不臣亾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  
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  
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  
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  
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  
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  
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  
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

安東大將軍倭王以蠶秦韓慕韓六國諸軍  
荆雍州蠻槃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  
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  
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  
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  
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彊者又不供  
官稅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  
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  
居武陵者有雄谿獠谿辰谿酉谿舞谿謂之五

谿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  
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民患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  
人詣闕上獻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雖之等  
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竝  
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淩  
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  
向求等爲寇破淩中虜略百姓荆州刺史衡陽  
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

餘人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  
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  
兵參軍王謏討破之先是雒州刺史劉道產善  
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  
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爲雍  
州羣蠻斷道擊大破之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  
討蠻所向皆平殄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  
龍山雉水蠻寇抄涇陽縣南陽太守朱雲韶遣  
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曇韶又遣二千人

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涇水諸蠻因險爲寇雒州  
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威懷所被覃自遐  
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余所知也聖  
朝今普天肆青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  
復業改過革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擄  
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  
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國奴子亦求內附  
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  
三柴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賊軍

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敞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芳勛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冲之討之獲少費多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竝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凶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荆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

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丈小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尉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黑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壽陽斬之世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

山軍人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戶成邪財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戶益之徵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帝昇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晉熙蠻梅武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典籤沈光明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崗下柴二村三十戶

史臣曰漢世西譚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  
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歸晉氏南移河  
隴夏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秦天竺迥  
出西漠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  
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  
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  
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  
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  
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漠未名之寶入  
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獍殊雜種衆  
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岷易興狡毒  
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匿彌廣遂  
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  
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按山盪谷窮兵罄武繫  
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耄齒執訊所  
遺將卒申好殺之債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  
怨爲報亦甚張奐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灾斯  
固仁者之言矣

固二言入言矣

恐為辨亦甚眾與所云盜血于理則味從文俱  
直涉卒申改姓之節于文家雖謝之用報之辭  
體因判蓋以幾百萬言至為感平至為感勝居何  
自云美以比動心以南謝山巖谷障其勢法獲  
盡謝幾州縣廣澤為方是命許出相志行若信  
如相謝上第月慈君自云喜於半以感謝謝  
林紫衣采菊山京靜養而次入華九易與交表  
亦自實夫四夷子弟感德采自云靈變和錄野采

列傳第五十八帝大興四十八婚與

望顯公陪曲環婚與臣沈山約望顯新撰

婚與王氏胡軍裝與正平九對平環婚與

略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為豪族  
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  
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  
頃為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千餘里羊腸蟠  
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  
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氏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

彊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  
今孤氏子爲子名戊按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  
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  
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流奔者多依之戊按延納  
撫接欲去者則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  
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按子難  
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戊按卒難敵襲位與  
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石  
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  
頭俱奔晉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成帝咸  
和九年難敵卒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  
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子槃爲使持節冠軍將  
軍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稱蕃於晉以  
毅爲征南槃征東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  
并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  
蕃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  
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  
軍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



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子國  
率左右誅式王及宋奴復自立征西將軍桓溫  
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國子安  
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父楊俊復  
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  
俊爲平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  
世立復以爲冠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  
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統

廢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使詣簡  
文帝自陳復以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  
公咸安元年苻堅遺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  
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宋  
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  
奴爲右將軍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以女妻佛奴  
子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  
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  
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

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龍驤將軍平羗校尉仇池公稱蕃於晉孝武帝孝武帝即以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土祿爲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佛乾歸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

守仇池襲位自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羗校尉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四山氏羗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藩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輔國將軍平羗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晉進盛平北將軍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懼遣子難當爲質興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灑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時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兄子平南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將苻寧行梁州刺史代撫几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城寧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謚曰惠文王玄字黃眉自號

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并誅之文帝即以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馬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謚曰孝昭王弟難當廢玄子保

宗一名羌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  
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  
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號征西將軍加  
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  
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  
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  
有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  
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  
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

劉道濟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資飛龍使入蜀爲  
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  
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至法  
護將軍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  
範法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並各犇  
退難當又遣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晉壽太  
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護委鎮犇洋川難當  
遂有漢中之地以氏苻粟持爲梁州刺史又以  
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溫代爲梁州十年正月

思話使司馬蕭諱先驅進討所向尅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話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條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恩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有克念之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四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情制不自由遣

叅軍姚道賢齋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日月莫照法護恒擾望風奔逃臣即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卑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旣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

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索虜主拓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雍州刺史守下辯

十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奉朝廷貢獻不絕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慮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符冲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劉道真擊斬冲十一月難當剋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剋乃還十九年正月太難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

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道真節度五月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道真到武興攻偽建忠將軍苻隆剋之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別向下辯道真又遣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場亮拒之竝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皋難當鎮北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陳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

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虜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辯方明使子肅之要之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羗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

軍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萬人邀崇之  
二十年二月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  
等戰敗沒餘衆奔還漢中三月前鎮東司馬苻  
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肅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  
爲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  
崖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節都督秦河涼三  
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涼三州牧平羌校  
尉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  
尉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

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  
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  
遺氛祲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  
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勅梁州刺史申坦隨  
宜應援又詔曰顯錄勲効蓋惟國典施賞務速  
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潛  
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斲土樹  
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世祖西勞方  
志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  
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任肅祖父岐伯父  
祚父綜並任楊氏爲詔議從事中郎肅有志幹  
文德以爲左司馬文德旣受朝命進戍茄蘆城  
二十五年爲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鎮襄  
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  
十七年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  
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  
武羣氏據唐魯橋以距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

破之衆並奔散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印  
嶺高單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斬之陰平平武悉  
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  
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荊州刺史  
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  
將軍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  
虜將軍以頭爲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羣  
氏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  
子弟並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

廷既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  
王謨上表曰被勅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  
聞并致信餉即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并  
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  
國母妻子弟并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  
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  
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  
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  
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弃親遺愛誠在可嘉氏

羗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  
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四秦州  
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  
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  
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  
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  
不許其後立元和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  
復走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戍茄蘆  
以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詔曰

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槩  
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  
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  
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  
秦豫元年以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  
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督  
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  
故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  
蘭皋順帝昇明元年詔曰茂賞有章寔昭國度

疇庸期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輝  
寵世榮邊邑忠果旣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  
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皋  
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勲緒文度  
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  
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國將軍略陽太守其  
年虜破茄蘆文度見殺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  
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

史襲封武都王將軍如故退治武興北秦州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  
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羗之酋豪  
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寇之世居盧水  
爲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  
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府氏以爲  
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爲  
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州使蒙遜自領營  
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

帝隆安三年春呂光遣子鎮東將軍纂率羅仇  
伐枹罕虜乞佛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  
殺之四月蒙遜未還葬羅仇困聚萬餘人叛光  
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纂擊破蒙遜將  
六七十人逃山中家戶悉亡散時蒙遜兄弟成將  
兵西守晉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疊  
滕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  
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晉  
昌太守王德圍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

部曲投業業以蒙遜爲鎮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西郡經旬不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走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太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蒙遜乃謂其部

曲曰段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讎遂舉兵攻張掖殺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元年是月敦煌太守李暉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年與蒙遜相抗其冬暉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大且渠益生蒙遜從殺也呂光死子纂立元年爲從弟隆所篡姚興攻涼州隆稱臣請隆蒙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戾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

禿髮儁檀共攻涼州爲隆所破十月儁檀復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遜儁檀交通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遣將齊難迎隆隆說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貨於難乃止以武衛將軍王尚行涼州刺史而還義熙元年正月李嵩改稱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護羌校尉涼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儁檀涼州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嵩至安彌去城六十里嵩乃覺引軍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

亦歸六年蒙遜攻破儁檀儁檀走屯樂都武威人焦朗人姑臧自號驃騎大將軍臣于李嵩人年蒙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世子十三年五月李嵩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康蒙遜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聞蒙遜大敗死者四千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十四年蒙遜遣使詣晉奉表稱藩以蒙遜爲涼州刺史高祖踐阼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

敦煌晉昌酒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  
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永初元年七月蒙遜  
東略浩疊李歆乘虛攻張掖蒙遜回軍西歸歆  
退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剋之  
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  
遣世子正德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遜自往築  
長堤引水灌城數日又不下三月恂武衛將  
軍宋承廣武將軍弘舉城降恂自殺李氏由是  
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

稱臣貢獻高祖以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涼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  
州刺史張掖公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反復遣  
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  
芮芮來抄蒙遜遣正德拒之正德輕騎進戰軍  
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是歲遣蒙遜侍  
中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  
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開府  
持節如故太祖元嘉元年柁罕虜乞佛熾槃出

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沒執蒙遜從弟成都從子日蹄頗羅等而去三年改驃騎爲車騎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矣子茂蔓大破蒙遜生擒興國殺三十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三十萬斛竟不遣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興國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夏

四月西虜赫連定爲索虜拓跋燾所破奔上卦十一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茂蔓大破之殺茂蔓執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渡河西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峽口渡河濟未半爲吐谷渾慕瓚所邀見獲興國被創數日死九年以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卒時年六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衆議推



茂虔爲主襲蒙遜位號十一年茂虔上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澹岷裔芟夷羣暴清灑溫夏暨運鐘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案謚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

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河西人趙旼善歷筭十四年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旼傳并甲寅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

之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涼州茂虔兄子萬年為虜內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縣侯無諱先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為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領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既獲茂虔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擁家戶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燾使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十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敦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剋之攻張

掖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唐  
兒友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  
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執唐兒殺之復據  
敦煌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  
餘口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  
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  
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  
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萬  
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永至而鄯善王比龍將

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  
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闕爽告急八月無諱留  
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  
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  
將衛奈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遣  
常侍汎雋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  
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  
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為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  
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

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勲可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  
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  
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  
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  
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元烈可使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  
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

獻方物

史臣曰氏藉世業之資胡因倨起之衆結根百  
頃跨有河西雖戎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  
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  
關首鼠疆場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壽之  
捷構圍涪之豐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  
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  
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  
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屈南城逐北追奔

全勝萬里皆敵人裹骨與屍越至險而自竄其  
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  
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臯失嶮氏族轉徙奔亡  
遺燼不滅者若緹業土獲又以迄于今由此而  
言功烈可謂盛矣

列傳第五十八

宋書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宋書九十九

二凶

臣沈

約

新撰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  
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  
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  
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  
正上甚喜說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  
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

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尚書桂陽侯義融竝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

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名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

後遂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  
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  
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預巫  
蠱事劬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  
劬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為濬  
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為妾不以啓  
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  
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劬曰臨賀公主南第  
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為兒

而汝用為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閒用主副並是  
奴邪欲嫁置何處劬荅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  
驅使臣荅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  
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  
追存往為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  
充驅使脫命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  
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  
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劬懼馳書告  
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

濬荅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同當作依違荅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為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人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接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劬殺之劬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劬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劬濬



劭濬惺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  
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旰  
家江夏王義恭自旰胎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  
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  
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  
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  
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  
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  
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

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車駕出行  
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濬自京口  
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  
告上云京口民張旰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  
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  
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  
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  
二婢須至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  
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每夜輒

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師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官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竝驚愕語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劬以朱服加

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與門衛云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弑逆并殺湛之劬進至合殿中閣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蚤啓未及答即

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闈殺吏部尚書江湛太祖  
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  
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  
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  
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偽位為書曰徐湛  
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  
崩劭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文武竝賜位  
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

隊以侍中王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  
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  
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山  
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  
分浙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  
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  
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衛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  
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  
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煒桂陽侯覲新諭侯球

竝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謚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謚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諮稟之科依晉扶風王故事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呂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合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前相國府入

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使改元為大初劭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為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綦為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為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

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竝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

齋傳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劾下書以中流起兵當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為皇后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構每鍾澆亦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

動木石聞心而賊劬乘藉豕嫡夙蒙寵樹正位  
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齟齬猜忍之心  
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  
共逞姦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  
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  
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  
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  
生民以來永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  
膈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閑窮省存亡未

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  
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竝橫分階闥懸首  
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  
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圯虛卒立節異  
姓未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  
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  
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  
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  
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慤

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  
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  
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  
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瞻名震中土勲暘遐  
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  
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  
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  
軍朱修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雖百萬稍次  
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

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  
前寧朔將軍王玄謨竝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  
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旂萬里樓艦騰  
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  
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  
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  
之羽檄旣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  
此義動何往不捷况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討其  
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

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頽山壓邠商周之勢曾何  
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缺皇渥或勲烈肺腑  
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感不可  
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  
滓累若事有不獲能皆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  
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  
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  
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劬自謂素習武  
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陳

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司隸  
校尉殷沖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  
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  
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劬使濬與世  
祖書曰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  
夫激怒古來陵土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  
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  
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  
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權其來如昨而信惑



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寔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

湛之戍石頭劉思孝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諱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義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

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  
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也劭  
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為已用厚接王羅漢魯  
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  
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  
以心脅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  
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  
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  
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家悉渡

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褚湛之  
為後將軍丹楊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  
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  
南平王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兗青徐冀五州  
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新除左將軍丹楊尹建平王宏為散騎常侍鎮  
軍將軍江州刺史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  
情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即本號  
為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為西中郎將雍

州刺史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劬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時魯秀屯白石劬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劬登朱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劬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克而秀歛軍遽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劬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劬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為流天所中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

劬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劬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劬竝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司隸為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為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為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遇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冶渚軍王原禰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免劬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

為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世祖加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三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與濬並錄尚書事二十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為太子百官皆戎服劬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

一無所問先遣太保參軍庾道貞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劬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豎船船為樓多設大弩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

副楊恃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丹陽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揔羣帥遣魯

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趣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遙見官軍所領並棄仗走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並走還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京都及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

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鏐於西明門出  
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  
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  
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  
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  
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義  
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  
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  
八歲封始興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

軍湘州刺史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  
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為  
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  
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上  
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汗澤泉流歸集  
䟽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  
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輿區地沃  
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  
為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

諸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  
為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  
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  
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滄必無  
閼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  
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  
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  
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大  
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

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竿考如所較  
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滄獲  
通列邦蒙益不有整勞無由求晏然興創事大圖  
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  
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  
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卑忠一開其說萬世為  
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  
之功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  
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常侍如故  
二十八年遣濬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兗州三十  
年徙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  
持節常侍如故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淑  
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摠內政濬人才既  
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  
綽中書侍郎蔡興宗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  
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

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  
善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為  
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  
優遊外藩甚為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  
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  
義恭外鎮濬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授南譙  
王義宣意甚不悅乃因負外散騎侍郎徐爰求  
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  
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宜遠出上以上



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朝遣還京  
為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  
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  
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毋  
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  
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汝  
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  
能為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濬慙  
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慙去上怒不聽歸其年

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  
復幾征北何當至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  
在京以沈懷遠為表流參軍每夕輒開便門為  
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  
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  
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  
詰問濬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涕謂曰  
汝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  
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思意永不釋今日

用活何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  
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  
煎必不上累劬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  
法瑜奔告濬白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  
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  
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劬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  
未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  
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  
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

餘人時南平王鏐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  
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  
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  
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  
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  
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  
見劬勸殺荀赤松等劬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  
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  
此及劬將敗勸劬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劬

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  
敕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  
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  
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尼即嚴道育也及劭入  
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  
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  
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辨其  
逆狀答曰先朝當是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  
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啓乞遠

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  
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鞏顧望太尉江  
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  
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  
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  
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  
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牙  
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劭四  
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

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劬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劬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割腸剝心齧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

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劬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劬東宮所住齋汙渚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偽司隸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為劬草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宮中有變率城內禦兵至閣道下及聞劬入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又為劬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弘天水

冀人司州刺史冲弟也為太祖所委任元嘉中  
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闕人官爵高下  
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  
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夏  
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戎賊之釁事起肌膚  
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難興天屬穢流床第愛  
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為幸矣

宋書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 宋書一百八會新

臣沈此新約會新撰

自序事始於沈子嘉其

昔少暉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

臺駘能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

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如葦黃沈

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

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

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為氏自茲

以降譜諫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大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守弘子勗河內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書關內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為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

為吳郡復為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為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為吳興郡復為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為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艷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許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懷文其後也許子鸞字建光少有高

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冲爽終成奇器何為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時

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栢以節氣立名仕為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為鬱林長沙太守並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為從事元帝之為



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吳興太守袁  
琇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相溫安西參軍潁川  
太守子賀字子寧相冲南中郎參軍圍袁真於  
壽陽遇疾卒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  
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  
軍謝安命為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為東  
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  
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  
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

飲咏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  
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為  
參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  
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  
命為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援之志  
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  
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  
貴望竝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  
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思傳其

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矣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為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夫及偽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虓竝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為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

子休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克京城封繁峙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為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於大簿還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逵之同沒時年三十五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宗中千里駒也出為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闋為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

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分江東為會州  
以誕為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  
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銳之衆為天下倡  
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庭冤恥  
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偽  
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  
同然彊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  
不為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  
其不爾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

弒逆冤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  
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况  
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  
說誕誕猶預未決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誕  
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為驃騎  
大將軍正為中兵參軍遷長水校尉孝建元年  
移青州鎮歷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海  
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四  
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後家無餘財

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為晉安太守雲子子煥字士蔚少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弒也煥時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劬既自立以為羽林監辭不拜拜負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負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煥獨不頃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為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為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

鎮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慕容超屯臨朐以拒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復與右將軍劉蕃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蕃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

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李高衆力  
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  
與李高同履艱難況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  
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比  
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李高單守危迫聞  
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  
一戰破之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  
寧浦還至廣州而李高病死旣兵荒之後山賊  
競出攻沒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旬日

平矜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  
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征虜  
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  
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  
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  
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  
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  
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  
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

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

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疊卷峻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

偽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  
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  
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  
平此寔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  
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  
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  
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  
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  
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高祖

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  
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  
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叛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  
併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  
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弘之營內請鎮惡  
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  
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橐倉門外是歲  
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

初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為後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顛在郡不法亮糾劾免官又言灾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灾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盛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

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即竝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



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  
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  
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  
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  
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  
罹其貴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  
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  
以外差不及罰又啓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  
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如七歲而已

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  
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實輕  
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  
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革  
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勅西府也時營  
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始城字莫非  
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  
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  
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

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項日所承亦頗有逃  
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  
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  
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  
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踈小所當預  
議但臣涑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  
體詔答曰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  
猶復如為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  
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

為主簿秣陵令善擿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  
能入為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未  
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為撫軍將  
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北接二關咫  
尺峻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彊蠻盤帶疆場  
以亮為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  
賦調有數村狡獪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  
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耆年老齒歲時  
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授生徒民多

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爲條禁郡界有古時石  
竭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首  
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  
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  
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閑遂使沃衍弗井巨防  
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  
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畎昭農緒稼  
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  
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

有舊石竭區野腴潤實爲神臯而蕪決稍積久  
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  
成產偉連撫民開輿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  
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缺

字婚士田子味少少有大其平

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譙王  
義宣司空中兵叅軍詔曰陝西心膂湏才故授  
卿此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爲後軍中兵領義成  
太守亮莅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

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勲器輒班賚焉又  
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所著  
詩賦頌讚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  
連珠教記白事牋表籤議二百八十九首林子  
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  
京口王恭見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  
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  
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王母  
謂之曰汝當忍死彊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

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讎未復故且  
苟存耳一門旣陷妖黨兄弟竝應從誅逃伏草  
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  
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墓塋父祖諸  
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  
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內畏彊讎沈伏山  
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  
續劉牢之高素之徒放縱其下虜暴縱橫獨高  
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

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耳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高祖甚竒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讎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

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爲本郡所命毅又板爲冠軍參軍竝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此心耳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

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旨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究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

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偽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果上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

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嶮足以自固  
若賊偽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  
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  
不破也便鼓躁而出賊伏兵齊發赤將軍果敗  
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將散兵進戰推破  
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泚塘數里林子策之曰  
賊泚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阨  
其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  
斷塘而關久之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

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殺赤將以殉以林子叅  
中軍軍事從征劉毅轉叅太尉軍事十一年復  
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  
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賊黨郭亮之  
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  
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旣  
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躡之  
襄陽旣定權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  
軍林子以太尉叅軍復叅平北軍事其冬高祖

伐羗復叅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懷初附即板為太尉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剋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即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偽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

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後道濟從之既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二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



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劔曰相  
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  
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  
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  
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  
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  
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  
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  
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

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  
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  
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  
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  
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  
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  
夜襲即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  
再破賊慶快無譬旣屢摧破想不復乂耳紹復  
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讚壘塹

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脫衆皆奔散  
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  
護軍姚默驃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  
三萬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高祖以通  
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林子率  
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  
之即斬伯子默驃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驢馬器  
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  
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書曰彼去國

遠闔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  
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恊兆但恐凶命  
先盡不得以釁齊斧耳尋紹忽死可謂天誅於  
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  
之旗鼓未交一時披潰讚輕騎遁走旣連戰皆  
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致縑帛肴  
漿高祖至閬鄉姚泓掃境內之民屯兵堯柳時  
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  
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

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叅相國事揔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焉等並求立功孫姐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閬達于槐里剋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兵叅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祇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

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訓  
納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  
也太祖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  
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  
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踐阼以佐命功  
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讓不許傳亮與林  
子書曰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  
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叅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  
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

退豈得獨為君子邪除府咨議參軍將軍太守  
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事副錄事參軍王華  
止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  
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中表孤貧悉歸焉遭  
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曰軍  
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咨議建威將軍河東  
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起林  
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  
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

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  
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  
損逼與人省日夕撫慰敕諸公曰其至性過人  
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救人侍  
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  
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啟必有損慟每見呼  
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為其答高祖  
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

器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  
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謚  
曰懷伯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  
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  
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啓事論老子  
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  
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邵字道輝美風姿涉  
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  
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彊弩將軍

缺上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

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於是

拜彊弩將軍出為鐘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

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

王義恭為南兗州啓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義

恭又啓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

往莅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為良二

千石上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

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上勅州辟邵弟亮邵以

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正上嘉而許之在任六

年入為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

初開後軍府又為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

兵久缺啟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

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在後軍府

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又

為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啓事陳論

即為簡出前後密陳政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

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敕同輦時車駕祀南郊

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真官陪乘大將軍彭城  
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為中兵參軍掌城防之  
任廬陵王紹為江州以邵為南中郎府錄事參  
軍行府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為大將  
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邵南行上遂相  
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  
邵改為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  
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為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  
信為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

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  
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  
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  
以特牲緇想延陵以遂本懷邵慰卹孤老勸課  
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命累續遣御醫  
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絕元嘉二十  
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子侃嗣官至  
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侃卒  
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真林子少子

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吳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

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踈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旣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旣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



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  
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  
王曰沈璞奉侍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  
學優才瞻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  
佳汝但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  
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官賦久而未畢濬  
與璞疏曰卿常有遠藻舊宮何其淹也想行就  
耳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  
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

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况之  
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  
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惡交  
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又與主簿顧  
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  
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  
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慙予躬  
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  
等具知厥心

此書其本猶存

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上

雖聽許而意甚不悅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尋  
除秣陵令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  
為難治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斂手猾  
民知懼其閭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鬪妄  
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  
緣由探擿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  
驗東而西事自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  
職太祖厚加存問賞賜甚厚濬出為南徐州謂  
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卧而護之與濬詔曰沈

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為行佐今故當  
正叅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  
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

事見宋文帝中詔

乃為正仿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  
伐彭汴無虞璞以彊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  
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  
為不可勝之筭衆咸不同朝旨亦謂為過俄而  
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  
陵踐六州京邑為之駭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

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若內薄來攻則成禽也諸軍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軍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諸謂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耳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毳祚胡崇之臧證之等為虜所覆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

其來也城中正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彊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今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歸都會資舟楫則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十璞嘆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

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大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艦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然賊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既不自上

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別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為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興至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

旨無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閒者獯獫扈橫掠  
剝邊鄙郵販絕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  
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鳥集絃絕患深自  
古承知迺昔寇苦城境勝胄朝食伍甲宵舍烽  
鼓交警羽鏑驟舍而足下砥兵礪伍摠厲豪彥  
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死  
地覲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始通粗知  
梗槩崇譖膽智嘉賀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  
暴橫斥規効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端

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權實  
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卧憂委  
兼疊裁書送想無數久懷徵還淮南太守賞賜  
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  
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  
謙自牧唯恐賞之居前此士變之意也時中書  
郎缺尚書令何尚之領吏部舉璞及謝莊陸展  
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三十年元凶  
弒立璞乃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

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  
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  
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  
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竣欲與  
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  
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橫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  
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  
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闕  
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温恭有行業能為文章

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  
軍自國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  
祖踐祚除負外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為司  
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能名復為江夏王義恭  
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  
宮復為餘姚令還為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  
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  
戴法興等竝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  
不進上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呼為孔

丘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竒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立衣出為晉安王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日為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蕃闕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為參軍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即偽位以為

中書侍郎初伯玉為衛尉丞太宗為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帛省親舊不嘗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為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聞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溫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為深交弟仲玉恭始末為寧朔

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  
事巴西李承明為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  
之廢帝詔以為安成王撫軍中兵叅軍加建威  
將軍沈攸之請為征西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  
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  
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  
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勅賜  
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  
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

秩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泰  
廉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茲王役無暇搜撰五  
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  
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勲  
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媯之美自非覩  
亂秦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  
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  
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



者也臣約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  
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  
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  
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  
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  
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  
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  
臣爲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自此外悉  
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

值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  
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  
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勤爲一史起  
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  
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末光以來至於禪  
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  
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  
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  
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

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為晉賊非關後  
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  
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  
在興復情非造宋今竝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  
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  
比事望古慙良鞠躬跼蹐汗亡厝本紀列傳  
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  
志須成績上謹條目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  
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甲午七月初六日于寒碧亭校宋書完

何陋第六十卷 宋書一百卷

不與謝還稱借施表其前朝不宜也  
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擅憑之孟昶諸葛長民  
在與復情非造宋今茲并除歸之尋籍臣遠恨  
南董近謝遠固以問問小未述二伏盛典屬  
北事望言整良輔躬踴躍破汗立唐本紀列傳

緒寫甲午六月六日于寒營草封宋書宗



